



我与Ta的最后见面

“人生就是一列开往生命终点的列车，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口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你走完，你会看到来来往往、上上下下的人。”时光总在不经意间落笔离别，很多转身都藏着未说出口的“再见”。或许在某个寻常午后，你与亲人道别时未曾多看一眼，以为明日依旧能共享三餐；或许是朋友远行前的匆匆拥抱，随口约定的重逢终究成了遗憾……那些当时以为平淡无奇的瞬间，回望时才惊觉，原来已是最后一面。不妨写下你与Ta的最后一面，让每一段相遇的落幕，都能被温柔铭记。

□本报记者 张沁 张敏

效范 (68岁 奎文区)

难忘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

直到今天，我仍清楚地记得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。那是八年前的夏天，得知我们将远赴加拿大陪伴女儿，母亲早早梳好花白的头发，换上那件藏青色衬衫——她知道我最喜欢她穿这件，显得精神。我们坐在她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里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把她额头的皱纹照得愈发清晰。

“到了那边，别惦记我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手心温暖干燥，“孩子需要你们，我这里有你妹妹呢”。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茶几上摆着她一大早去市场买的水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

临走时，她执意要送到小区门口。我走出很远回头，她还站在那棵老树下，微微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凝成一个模糊的点。我挥挥手，她也抬起手臂，动作很慢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日常的告别，竟成了永别。

这些年隔着手机屏幕，我看着她的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，声音从清亮变得含糊。异国的天空很蓝，可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老家那个洒满阳光的客厅。母亲离世后，妹妹跟我说，母亲最后那些日子总是坐在窗前，望着我们当年离开方向。

母亲离世那年，我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回国。或许没送她离开，她就永远活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还是八年前的模样，穿着藏青色衬衫，坐在老房子的沙发上，等着我下次回去看她。只是这个“下次”，被无限期地搁置在了时光的另一头。

而那个夏日的午后，成了我此生最珍贵却再也不敢细想的画面。

学不会告别的憨豆 (30岁 奎文区)

祖父辈离去后，父辈便要直面死亡了

“十一”期间，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，四爷爷因癌症去世了，享年78岁。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意外，和几年前得知他的大儿子去世时一样。

四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。其实，他们只有兄弟三人，还有一个哥哥，但因为一个堂兄弟和他们一起排行，所以他就成了老四。至此，亲兄弟不亲兄弟的，他们四人都没有了。“父母是挡在孩子和死亡之间的那堵墙”，祖父辈相继离去后，父辈便要直面死亡了，这让我的内心有很大的触动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对四爷爷了解并不多，他是爷爷最小的弟弟，得比我爷爷小十岁左右。所以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一直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黝黑、健康、结实，还有点儿严肃，但又对小朋友格外好，这种莫名的反差让我从小觉得他特别亲近，是个很可靠的大人。

四爷爷有两儿两女，年轻时自己做生意，也干过一些大事，感觉生活很不错。我无法想象他的晚年是怎么度过的，我已经很多年未见过他。几年前，他年仅四十出头的大儿子突然客死他乡，留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。此后，老两口的生活似乎陷入了艰难，偶尔听到他们的消息，就是一辈子没干过活的四奶奶也在出力挣钱，两位都老了很多很多。

我妈上次去看四爷爷，说他声音还很洪亮。但他感叹自己真的活够了。再次听闻，就是他去世的消息。我想，他应该解脱了，从肉体到灵魂。忽然想到骆以军在《故事便利店》中写的，有一天你可能会在某处遇到一个和你逝去亲人相似的人，不要惊讶，那个逝去的亲人或许只是在未知之处流浪，他的西装下可能藏着一对翅膀。

疯狂青蛙 (38岁 寒亭区)

那句未兑现的“常聚”成了永远的遗憾

看到“最后一面”这四个字，老李那张笑眯眯的脸瞬间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。那是2012年的正月，在东营，我和老李在项目部旁的小饭馆里，吃了顿算不上丰盛的饯行饭。

2011年大学毕业后，我便一头扎进建筑行业，在东营的项目部认识了老李。他是青岛人，长我三岁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带着山东汉子特有的憨厚，我俩很投缘。他带着我跑现场、验材料，把经验倾囊相授。下班后我俩经常跑到宿舍楼下的小酒馆，点一盘花生毛豆，喝着本地的散装白酒，从工地趣事聊到未来打算。在我心里，他早不是普通同事，是能掏心窝子的好大哥。

决定辞职那天，我第一个告诉了老李。他没多劝，只是拍着我肩膀说“想清楚就好，哥支持你”。吃饯行饭那天，他特意坐在我身边，不停地给我夹菜、倒酒。酒过三巡，他脸颊通红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到了新地方好好干，有空回青岛找哥，哥带你吃海鲜、‘哈’啤酒。”我用力点头，回敬他：“你也得常来我家，我带你爬山、吃鸡。”那时候我们都以为，这样的见面不过是人生里寻常的暂别，未来还有大把机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前，我突然收到以前同事的短信，短短一行字：“老李出车祸走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却感觉不到冷。脑海里全是他笑眯眯的样子，是他教我看图纸时的认真，是他举杯时洪亮的声音。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，怎么擦也擦不完。

如今又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依然会时常想起老李。那句未兑现的“常聚”，成了心里永远的遗憾。也正是这份遗憾让我明白，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很脆弱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转身，就成了再也不见。现在的我，总会认真对待每一次告别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——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说“再见”了。

大华 (36岁 奎文区)

没说过再见，却真的再也没见

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，那是个全是老式红砖楼的家属院，院子里有棵大槐树，树下总聚着一群孩子。我们整天跳皮筋、捉迷藏，有时还蹲在墙根下看蚂蚁搬家，夏天一人一根冰棍，冬天围着煤炉烤红薯……那段日子是我最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上小学后，爸妈把我接回了家。去爷爷奶奶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跟那群小伙伴也逐渐失去了联系。偶尔听爷爷奶奶提起：“小胖考上重点中学了”“莉莉她妈说要搬去新区”……他们的消息，就这样隔着大人的闲聊，断断续续传到我的耳朵里。

后来，家属院被列入拆迁计划。我和爸妈回去帮爷爷奶奶收拾老屋。那天正搬箱子，忽然看见楼下站着几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他们，我的小伙伴们。大家都长高了，模样变了，但一眼还能认出来。我们互相笑了笑，说了几句“好久不见”“你变样了”，却谁也没多留，匆匆就各自忙去了。

那时还没有微信，没有电话号码，连一张合影都没来得及拍。那一次偶遇，竟成了最后一面。

如今家属院早已变成高楼，槐树也不在了。可每到夏天，我还会想起那群在树荫下奔跑的孩子——我们没说过再见，却真的再也没见。